

邮花皇后

宗岱著



7.5
3

群众出版社



皇后花邮



宗岱著

群众出版社

邮花皇后

宗岱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5印张 85千字 插页1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348 定价：0.80元

印数：00001——67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刑侦处长皇甫煜，在侦破文物所珍藏的清朝邮票失窃案时，依靠群众，深入调查，排除了各种干扰，从错综复杂的案情中，发现了蛛丝马迹，挖出了隐藏很深的犯罪分子，使清朝珍贵邮票——邮花皇后，重新回到人民手中。皇甫煜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，不放过任何疑点，在扩大侦察线索的同时，发现银行盗窃案，与邮票失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揭开了这起长达九年的积案之谜，终于将罪犯绳之以法。

—

一九七八年五月的一个黄昏，落日的余辉把天空染得五光十色。绚丽多彩的云霞，总是趁人们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变幻出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图景。当太阳落下去的时候，美丽多姿的云彩渐渐地失去了光泽，变成了一片片灰色的云朵，在深邃而黯淡的天空无声无息地浮动，显得那样无精打采。这时候，沿着街道而屹立的路灯，蓦然放出橙黄色的柔光，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的伴陪下，使城市变得美丽而富有生气了。

刑侦处长皇甫煜，今日心情格外舒畅。在短短的九天之内，他接连破获两起重大案件，公安局的老局长黄泰，见他双目熬红了，两颊塌陷了，十分心疼，硬对他下了一道死命令：休息三天！皇甫煜没有办法，只好服从。可是，一向习惯于紧张工作的皇甫煜，蓦地被抛进闲散的日子里，竟不知道怎样打发时光了。他漫无目的地逛来逛去，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芙蓉餐厅，这才觉得有些饿了。这家西餐厅，他已有多年没有光顾了，此时不免怀着旧地重游的心情，踏着水磨石台阶走了进去。

芙蓉餐厅内部十分华丽。雪白的莲花吊灯，

闪烁着柔和的光彩，照耀着整个大厅。玫瑰红的水磨石地板，光泽鲜艳，能映照出人的身影。大厅四壁，粉刷着悦人眼目的鸭蛋黄色。方形的立柱下端，镶嵌着一人高的大理石板，纹路自然，耐人寻味。此时，由于夜色降临，高大宽敞的窗口已经垂下紫红色的丝绒帷帘，把餐厅与外界隔开，自成一个世界。这家餐厅，不仅以它的布局华美而著称，尤其是厨师们的高超手艺，不但在国内享有盛誉，而且受到海外游客的垂青。就连西方的名家餐馆，也不得不叹服芙蓉餐厅的烹调艺术。

可是，对于皇甫煜来说，芙蓉餐厅的华丽陈设和烹调技术的高超，并不使他感兴趣。他之所以怀着感慨的心情走进这里，是由于芙蓉餐厅埋藏着一段使他无限痛苦的回忆……

那是十几年前的一个春天，黄泰局长的爱人李韦，以群艺馆馆长的名义，邀请皇甫煜去参观群艺馆举办的画展，其中一幅《芙蓉图》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整个画面，给人一种清心悦目的美感。尤其那简练的笔触，刚劲有力，活脱脱地刻划出荷花的“出于污泥而不染”的坚强、纯洁而高尚的性格。当时，皇甫煜简直有些留连忘返，第一次感受到艺术的魅力。他猜想，《芙蓉图》的作者，必定是一位久经磨炼的鬚眉男子，于是就向李韦提出了要求，迫切想结识那位画家。李韦高高兴兴地答应了。谁料想，当皇

皇甫煜兴致勃勃地按约定时间来到黄泰局长家，李韦竟把一位漂亮而温柔的姑娘——肖琳介绍给他。皇甫煜愕然了，怎么也不敢相信《芙蓉图》的作者会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年轻姑娘。黄泰瞅见皇甫煜那副尴尬的模样儿，忍不住哈哈地大笑起来。就这样，皇甫煜同美术学院毕业的肖琳相识了，而且在不断地接触中，彼此增进了了解，加深了友情。在他们订婚的那天晚上，黄泰和李韦在芙蓉餐厅做东，请他们共进晚餐。在他们愉快地进餐时，芙蓉餐厅的经理得知《芙蓉图》是出自肖琳的手笔，便要求肖琳为他们餐厅重作一幅。不等肖琳点头，李韦就十分热情地替她应承下来，并在肖琳作画期间，给予了很大的支持。一个月之后，巨幅的《芙蓉图》终于完成，餐厅经理十分庄重地悬挂在大厅正面，为芙蓉餐厅增添了光彩。不少外国游客慕画而来，并且在画下留影，以此引为骄傲。肖琳的名字，也随着国际友人远扬欧美。

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，肖琳被打成黑画家，关进了牛棚。皇甫煜也在“砸烂公检法”的狂热口号下，同黄泰局长一起投进了劳改农场。直到一九七四年落实政策的时候，皇甫煜才知道肖琳早已含冤死去。

今天，皇甫煜无意之中来到芙蓉餐厅，并且看到《芙蓉图》完好无损地依然悬挂在大厅正面，禁不住两眼变得湿润了。十年浩劫，夺去了

他的妻子，毁灭了一名出色的艺术家，无论对他还是对于国家，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。

皇甫煜由于触景伤情，一腔喜悦的心绪，变得严肃起来了。他默默地拣了一处能够充分欣赏《芙蓉图》的座位坐下来，望着那婷婷而立的荷花，仿佛看到了美丽多情的肖琳正在向他温存的微笑。

“同志，您用点什么？”

女服务员的声音，使皇甫煜的头脑清醒过来。他扭转身子，和蔼地说：

“来一个拼盘，一份咖喱牛肉，四两面包，一瓶青岛矿泉啤酒。”

年轻的女服务员在小本子上流利地记下了皇甫煜所要的东西，又笑吟吟地问：

“不要汤吗？”

“啊，”皇甫煜笑了，连忙说道，“再来一盘牛奶鸡丝汤吧。”

“请稍等。”女服务员说完，便敏捷地离开餐桌，向服务台走去。

皇甫煜的目光又落在了《芙蓉图》上。人在临死的时候，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见不到自己的亲人。当肖琳即将闭上眼睛的一霎那间，会用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呼唤丈夫的名字啊！此时，皇甫煜好象听到了那凄凉而微弱的声音在呼唤他，在向他哭诉自己的不幸。

“同志，同志……”

皇甫煜慌忙抬起眼睛，冲着女服务员抱歉地笑了笑。

“那幅《芙蓉图》把您迷住了，是吗？”

皇甫煜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
“那是一位年轻的女画家画的。”女服务员兴致很浓地介绍说，“文化大革命中，她被活活折磨死了。我们老经理拼着性命，把那幅画藏了起来。造反派打断了他两根肋骨，也没有说出画的下落。直到粉碎‘四人帮’，老经理才又拿出那幅画，重新把它挂回了原处。他再三嘱咐我们说，《芙蓉图》与我们的餐厅在国外享有同样的声誉，一定要特别珍惜它。”

女服务员说完，便象对老熟人似的和皇甫煜打声招呼，匆匆地离去了。皇甫煜不禁告慰自己，虽然肖琳早已离开了人间，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她。于是，他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下来，不象原来那样感伤了。

餐厅里，虽然没有人大声喧哗，却洋溢着热烈的气氛。皇甫煜边喝酒吃饭，边用目光打量着就餐的男女顾客。对于周围人物的观察，是皇甫煜多年做侦察工作养成的习惯，因而锻炼出一副好眼力。他能够透过对方的相貌特征、言谈举止和穿衣打扮，基本上判断出对方的性格脾气、文化程度、年龄大小、收入多少，以及他的嗜好和职业。即使对方有意迷惑他的眼睛，他也能通过微小的细节，揭示出对方的真实面目。具备这样

敏锐的观察力，对于一个侦察员来说，是极为重要的。而要掌握这种起码的本领，却不是三年五载就能够达到的。

突然，皇甫煜的目光落在离他不远的餐桌上。那丰盛的名菜摆满一桌，足够五、六个人食用，而餐桌旁却只坐着两个海派装束的青年男子。此刻，他们正在大吃大喝，举止不但轻浮，简直有些放肆，完全是一副暴发户的嘴脸。背冲着皇甫煜的那个人，脑袋不时地摇来晃去。当有青年女子从他身边走过，那颗头发略长的头，就象遇到磁石似的跟着一起转。皇甫煜虽然看不见他的眼睛，但是完全可以想见到，他的眼睛在闪烁着贪婪、淫荡的目光。面向皇甫煜的那个人，脸色微黑，重眉之下的一双不大的眼睛，仿佛蒙着一层混浊的雾气，给人一种无精打采的印象。那粗糙而严肃的面孔，皇甫煜似乎觉得有些熟悉，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于是，他拼命地唤醒自己的记忆，捕捉着在脑海里飞速闪过的每一个信息。恍惚间，皇甫煜好象感到有一双女性的目光在刺激着他的神经，可是，当那朦胧的意识尚未完全变得清晰的时候，神秘的目光便倏然消失了。皇甫煜禁不住暗暗思忖，难道这是自己的错觉吗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道亮光闪过皇甫煜的脑际，他终于回忆起在城关公社储蓄所被盗案的档案中，见过那张有着粗糙面孔的照片。九年前的一个冬夜，城关公社储蓄所值班人员被杀害，凶

手用钥匙打开保险柜，盗走现金两万五千余元，其中有一万五千元是未曾使用过的新钞票。凶手作案后，从容地破坏了现场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当时，皇甫煜同黄泰局长正在农场劳改，负责此案侦察的，是公安局代理局长耿文杰，他连续下令捕了四个嫌疑犯进行审讯，结果一无所获。因为案情长期没有进展，只得做为悬案挂了起来。皇甫煜复职后，为熟悉历年积压的大案，曾查看过城关公社储蓄所被盗案的全部档案。在十几张嫌疑分子的照片中，见过那个脸色微黑者的面孔。这一重要的发现，顿时使皇甫煜兴奋起来。刚才那种缅怀妻子的感伤情绪，一古脑儿抛到了脑后。对于一个公安人员来说，有什么比发现敌情更能抓住他的心啊！忽然间，那双奇怪的女性目光又闪现出来，当皇甫煜警觉地放眼搜寻时，犹如电花石火般地消失了。餐厅里的女客很多，究竟是哪一位佼佼者呢？那双使皇甫煜感到不舒服的目光，决非是无意的一瞥或好奇的探望。这就是说，当皇甫煜把全部注意力投向两个挥金如土的奢侈者身上的时候，自己也落进了对方的监视网。

皇甫煜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站起来，走到服务台前买了一盒香烟，并四下观察是否有人在注视自己。餐厅里的顾客，几乎都是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，尽情享受美味的食品，就连那两个挥霍者，也吃得津津有味儿。皇甫煜慢慢地掏出打

火机点燃一支烟，然后转身抄起了服务台上的电话筒，迅速地拨着号码。电话接通了，皇甫煜声音很轻地说：

“我是皇甫煜，速派车到芙蓉餐厅接我。”

就在皇甫煜放下电话筒的时候，他看见一位娉婷的女子从他的身边姗姗而过，直奔餐厅门口走去。转眼间，就在玻璃门前消失了。皇甫煜的心中难免有些疑惑，那个身段颀长而丰满的女子，为什么偏要在他打电话的时候从他的身边经过呢？

皇甫煜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了下来，他连半杯啤酒也没喝完，那两个青年男子便同时起身，头也不回地匆匆离开了餐厅。皇甫煜会心地笑了。略使小计，便搞清了那个监视他的女人，果然是两个家伙的同伙。他们如此小心谨慎，甚至放出警戒哨，肯定是在搞什么阴谋。而使皇甫煜感到奇怪的是，既然在进行一场阴谋，为什么不找一个僻静处密谋，却偏偏选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呢？此时此刻，皇甫煜来不及细想，便赶忙跟踪出去。

芙蓉餐厅外面的霓虹灯，不断地变幻着花样和色彩。三三两两结伴进出的男女顾客，说说笑笑，悠然自得。一阵阵微风徐徐吹来，把槐花的幽香送到这里，真让人有些心醉。皇甫煜走下台阶，看见那两个家伙钻进一辆米黄色的“丰田”牌小轿车，疾驶而去，便迅速来到一辆出租小轿

车前，看见车内女司机正在悠闲地看画报，便隔窗说道：

“同志，我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”女司机连头也没抬，“我有接送外宾的任务。”

皇甫煜无可奈何地站直了身子，眼看着“丰田”轿车开远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刑警冯玉山驾驶着双轮摩托车飞速开来，后面还紧紧地跟着一辆吉普车。皇甫煜不由得大喜，忙迎着跑过去，对冯玉山命令道：

“快！去追那辆‘丰田’，看它到哪儿去？”

冯玉山一声不吭，猛地加大油门，象一只满弓射出的箭，飞也似地去追眼瞅着就要溜掉的“丰田”轿车。皇甫煜也急忙拉开吉普车的车门，钻了进去，并且对开车的刑警李云贵下了同样的命令。

“处长，”李云贵没有把车开起来，阴沉着脸说道，“市文保所被盗，局长请你马上去现场。”

皇甫煜不由一惊，两道浓眉几乎拧结在一起。他呆呆地望着冯玉山消失的方向，低沉地说：

“好吧！”

这时候，出租小汽车里的女司机从车窗探出头来，用奇怪而迷惘的眼睛怔怔地瞅着吉普车打了个急转弯，向另一个方向急驶而去了……

二

“丰田”小轿车一驶上南郊公路，便发疯似的飞驰起来。驾驶摩托车的冯玉山，紧紧地盯住“丰田”，不叫它逃掉。两辆车，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。

刑侦组长冯玉山，今年不过二十六岁，是个胆大心细的英俊青年。在军队服役的时候，是一名出色的摩托兵，复员后被分配到公安局工作。摩托车在他的手里就象个小玩具，每次参加越野比赛，都是名列前茅。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过断桥、越障碍、爬陡坡。由于他手脚利索，头脑机敏，很得皇甫煜的喜爱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他迷上了“步法跟踪”，经过皇甫煜的指点，能够较准确地根据脚印判断出作案人的性别、年龄、身高、体重以及走路时的特征，而且能够不被伪造的脚印所迷惑。不久以前，他就利用步法跟踪，侦破了一起刑事案件。

眼下，冯玉山不知道所追踪的“丰田”轿车里，坐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，也闹不清车里面究竟是几个人。根据皇甫煜的命令，他明白自己的任务是跟踪，而不是追捕，因此尽量与“丰田”保持一定距离，有时甚至故意拖得很远。

在宽阔的南郊公路上，“丰田”轿车与摩托车的距离时远时近，象是在做游戏。看得出来，“丰田”几次想甩掉后边的尾巴，却没有达到目的。在距离城市十几里路的皇姑坟附近，只见“丰田”的车头往旁边一偏，接着就传来刺耳的紧急刹车声，它巧妙地利用车身的惯性，把车尾甩了过去，然后猛地一个冲刺，向回路开来。冯玉山万没想到“丰田”会施出这么个绝招，两眼顿时被雪亮的车灯照得白花花一片。于是，电掣般的摩托车，象离弦的箭一样擦着“丰田”的车身飞了过去。当冯玉山急忙刹车掉转车头的时候，“丰田”撒野似地已经跑出老远。血气方刚的冯玉山被激怒了，他一抖精神，摩托车就象撒缰的烈马急追直下，死死地咬住了“丰田”。夜风在他的耳边呼呼乱响，身子象腾云驾雾一般，任凭“猎物”怎样狂奔野跑，也无法摆脱掉冯玉山的追踪。

“丰田”轿车重新驶进城市之后，由于车辆渐多，不得已而稍微减速。这样一来，它就更没有办法甩掉灵活的摩托车了。此时此刻，“丰田”简直有些沉不住气了。它常常不顾一切地乱闯红灯，象个喝醉酒的恶棍在车辆稀少的街道上窜来窜去。冯玉山打定主意，随你跑到哪里，休想讨个清闲，仅违犯交通规则一项，扣下驾驶证的理由便已经十分充足了。

突然，在一个十字路口处，“丰田”来了个

急转弯，并且猛然间加快了速度。就在冯玉山刚要扭转车头的时候，一辆暗绿色的小轿车迎面闯来，竟使冯玉山猝不及防。若想躲避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两车即将相撞的一刹那间，冯玉山一扭车把，摩托车从暗绿色轿车旁飞了过去，轿车里顿时发出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声。冯玉山顾不得那辆轿车，猛地加大了油门，重又追上了逃窜的“丰田”。那家伙被追的实在精疲力尽了，慌慌张张地拐了几个弯，竟一头扎进了市委大院，转到机关大楼的后边去了。当冯玉山追到车前往里一看，却连个人影也没有，不禁纳起闷来。于是，他跳下摩托车，四下搜寻着，除了汽车房值班室的窗口射出昏黄的灯光，小院内黯然无声。

冯玉山推开值班室的门走了进去，只见单人木板床上半躺着一个三十开外的人，手里拿着烟卷，正在吞云吐雾。他一看见身着警服的冯玉山，慌忙坐了起来。

冯玉山问道：“门外那辆‘丰田’是谁开来的？”

“是我……”那人不安地回答着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赵大年。”

“把驾驶证交出来。”

赵大年犹犹豫豫地掏出了驾驶证。冯玉山接过驾驶证，打开来对照上面的照片看了看赵大年，

冷冷地问道：

“刚才开车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赵大年吞吞吐吐地说，“闲着没事儿，到南郊兜了一圈儿。”

冯玉山气愤地把驾驶证塞进上衣口袋，板着面孔说：“你在市内高速行车，乱闯红灯，严重地违犯了交通规则。按规定，扣下驾驶证，听候处理。”

“同志，原谅我这次吧！”赵大年的头上冒出了汗珠，苦苦地哀求说，“明天一早，我还要去接经委纪主任上班，没有驾驶证……”

“这是你的事情。”

冯玉山说完就转身走出值班室，又向四周扫视了一下，见没有什么动静，便骑上摩托车走了。直到摩托车的声音在寂静的市委大院消失了，赵大年还呆呆地站在值班室的门口发怔。

三

市文物保管所，座落在城郊。这里原是一座古老的庙宇，供奉着普渡众生的观世音菩萨，俗称“娘娘宫”。文化大革命前，文保所设在后殿的院里。自从红卫兵“破四旧”之后，娘娘宫关闭了。除了古老的建筑和院中双人合抱的老槐树